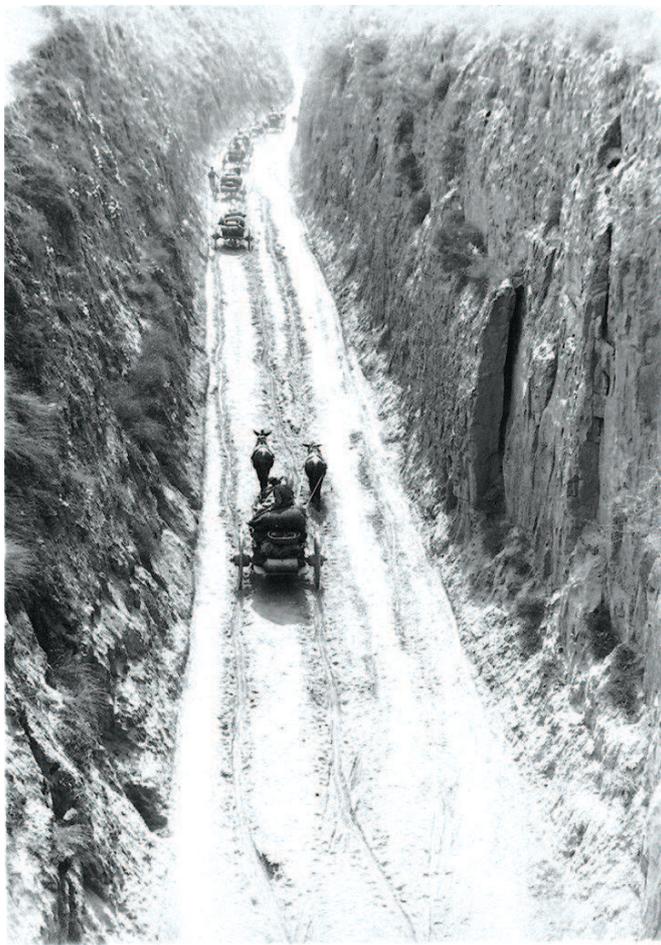


◀ (上接6版)

邦影响。我给刘邦的定位跟唐老师略有不同,我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或者枭雄。丰县曾经有人反叛过刘邦,他感到伤心,因为丰县是他真正的老家。后来他把沛县父老召集来,写了《大风歌》,免了沛县若干年的赋税,但不免丰县赋税。沛县丰县一直交好,沛县父老跪地请求他也免去丰县赋税,他便同意了。我觉得从刘邦的心胸包括他用人的策略来看,他是一代枭雄,当之无愧。

我老家所在的村是一个自然村,村庄非常小,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足200人。从我家所在的村往南走不到一公里路就是我姥姥家所在的行政村,是个一两千人的大村。后来我注意到大村和小村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。联系到《十里八村》里讲到的农业生产空间的工作半径问题,我认为直到现在,这个问题依然存在。在我家所在的小村,村民都勤劳致富,家里盖二层小楼的非常普遍,村民们多经营蔬菜大棚。因为每家每户离田地非常近,只相距几百米,便于管理蔬菜,而且他们会在地上打一个小井,从家里扯电线来用抽水机给菜地浇水。我姥姥那个村的人就游手好闲,经常能够看到妇女们嗑着瓜子在商店门口聊天,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,村落的经济状况也比我们村差很多。在那个年代,在经济欠发达地区,“耕作半径”真就成为决定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小村的耕作半径小,便于田间地头的管理和看护;而耕作半径过大,农田就不好管理,村庄没有形成大规模种植蔬菜的经营生产习惯。当然这是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而言。

我在硕士期间研究苏南地区的小城镇,后来到了北京大学后基本上都在研究大城市。不过我在一些地方规划项目里会关注乡村城镇化,后来积少成多,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《乡村重构:模式与创新》。但乡村社会地理一直是个薄弱环节,想碰而不敢碰。从中国整个社会地理学术界来看,我觉得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,几乎没有太重要的成果。与历史地理研究相比,现代地理研究是一个相对短时间尺度的范畴,获取数据也相对容易,但现代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却难在研究框架的建设。相对而言,乡村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难点在于有效数据的缺乏,韩老师通过挖掘史料,也运用了一些地方志、文学作品甚至是电影的材料,解决了研究数据的问题,与此同时,她通过



山西曲阳附近的沟道。一条马车队行进其中。  
《亚东印画辑》第三辑(1927年12月出版)

均资料图片

强调解释“为什么”而建立起作品的研究框架,有效地概括出了乡村空间的内涵,找到了研究抓手和研究的突破口,在此向韩老师表示祝贺!

**韩茂莉:** 历史地理研究就得这么干,没有现成的材料。我跟民俗学、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打过一点交道。我觉得他们做田野调查下了很多工夫,最后呈现给大家的是“是什么”,历史地理研究就是根据“是什么”解释出“为什么”。

**冯健:** 可以说您这本书填补了乡村社会地理学的空白,而且加入了乡村空间机理——“十里八村”的分析,这个非常重要。我觉得村庄的治理是必要的,但要尊重村庄的原始自然生态和文化机理,否则乡村文明可能都要消失。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村庄的世俗化,给村庄文明带来很大的冲击。现在农民都出去打工了,导致性别比例失调,农村男人娶不到媳妇,娶亲的经济代价特别高。我在河南做一个镇子的调查,那里娶亲要求三个“边”:第一,房子建在马路边,因为村庄里的老宅基地都废弃了,村民通过各种手段在马路边上建房子,交通干道与生活空间相互影响,其实非常不安全;第二,父母的年龄要靠近“五十边”,因为六七十岁看不了孩子做不了家务;第三,停车位要在房子边。

现在的农村,并不是像这本书封面上画的那样,一群树围绕着一个村庄,那样的生态环境早就没有了,以后都是类城镇建筑。我觉得乡村振兴应该把尊重乡村的空间机理放在第一位,否则在任何其他“高大上”的目标下(尤其是节约土地的目标),乡村文明都会消失。

## 百里为县的区划原理

**杭侃** (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): 我的导师说过,考古学是一门乡土学科,想去做考古,一定要了解乡土。这是韩老师的书总是对我自己的研究有启发的原因。

我老家在江苏南通,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。我对农村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,比如小孩子拿一个竹篮子,里面放点食物,沉到河里慢慢慢慢捞上来,就捞到了很多小鱼小虾。再比如放风筝,风筝上有会叫的葫芦,绳子有小孩的手腕那么粗,多少人一块儿拉,一放就好几天。后来父母把我接到城市,我妈知道我要回来提前几天准备,问邻居要了好几斤牛奶,我一口气全喝完。她说你怎么一下子喝完了,我说我在农村没啥吃的,我妈眼泪一

下子就下来了。

农村确实非常鲜活。我们考古学需要跟农民打交道,比如跟农民谈赔偿,今天看到他们地里种的是庄稼,明天正式谈的时候全都变成了树苗,因为树苗赔偿得多。这样的农村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回到学术层面,山西在地理上呈一个相对固定的单元,山西的古建筑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多的,尤其是晋东南。我和我们院的徐海涛老师讨论韩老师新书的时候,他说2001年在山西的时候没有导航,需要问路,一般村民熟悉本村的古庙,对邻村的部分知道,对远村的基本不清楚。这跟韩老师新书的观点相似。

我还关注这本书对我们考古有用的部分。我们这个行当的人在调查的时候,如果发现一个早期建筑,就会感到非常兴奋。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,比如这个庙是怎么分布的,里面是怎么建筑的,祭拜的人从哪里来。韩老师讲到社交的空间同时承担婚姻活动,在婚姻后面我又看到家族和墓葬,然后是祭祀。这都跟古建筑有关。古建筑的一套术语看起来很难,但只要经过专业训练很快就可以掌握。我想我们的学科也需要去解决“为什么”的问题,韩老师就做了很好的示范。比如《十里八村》讲到玉皇庙这个例子,庙里有宋代、金代、明代的碑,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建造者、维修者,就能折射出“十里八村”的意义。

“十里八村”的问题对山西适用,那么我的家乡南通是薄荷之乡,中国大部分的薄荷都是在南通产的。如果南通的村长在薄荷地头喊“十里八村的乡亲们”,这个话南通的村民会不会认呢?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。

**陈晓珊** (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: 韩老师的书封面是一副风景画,提供了一种乡村意象,也很符合我对乡村的想象。在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,乡村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村庄,房子倒不是特别明显,但是会有很多飞鸟和树,在黄昏的时候鸟从四面八方飞回到树林里面去。

黄昏是一个重要的时刻,古代的人都像飞鸟一样,在日升日落中作息,这种现象不止农村有。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,一个重要内容是撤掉全国一百多个县,那撤县的标准是什么呢?其中之一是密度。在平原上,一个县的范围大概是一百里,为什么呢?县令清早出门考察,看看水塘、沟堰修得怎么样,中午他走到县的边缘,下午再折返,正好在傍晚黄昏的时

候到家。这就是古代行政区划的原理之一,百里为县。如果密度太大或太小,就要拆分或者合并,形成新的行政区。

刚才老师提到,对江南市镇的情况很感兴趣。我想“十里八村”的规律在江南也会起作用,只是产业和经营方式不同,会有一些细微的具体变化。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江南的这样一个特点,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,人们清晨抱着布到集市上出售给布商,吃早饭之前回来,这样吃完早饭还能干一天的活。江南交通发达,水网密集,这里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发达交通网络之上的形态,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比较高,今天网络购物中的“江浙沪包邮”可能就是这种历史形态的当代遗存。

中国农民有很独特的生存智慧。我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同事写了本关于山东早期修铁路的书,讲德国人修铁路途经很多村民的祖坟,村民抗议铁路打扰了祖先的安宁,德国人表示理解,愿意出钱赔偿这些村民。没想到赔偿的事情刚一定下来,很多村民就自己动手把祖坟搬到了铁路上,有的人家还多造了几个祖坟。德国人这才意识到,中国人可能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绝对尊重自己的祖先。从《十里八村》里也能看到,现世生活对中国人来说历来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看韩老师的书的时候还在想,如果我来做乡村研究的话我会怎么做?我没有在农村长期生活过,但我老家在皖北,现在那里的村子空心化非常严重,很多人家用砖头把门窗封死,举家到南方打工去了,之后过得都还不错,也不打算再回家。长辈们都在感慨,如果乡村的景观彻底消失了怎么办?

如果消失了,我们也还要做乡村研究,怎么做呢?我想应该像韩老师一样,先去读一些关于乡村的小说,读一些祠堂里的碑文,增加感性认识。我这几年研究郑和下西洋,不可避免要去相关传奇小说和戏剧,里面虽然虚构了许多妖魔鬼怪,但也能反映一些社会状态,比如当时的军队组织体系在小说里就有一定的描绘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副贾宝玉非常讨厌的对联,其中一句是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,我倒觉得做人文学社会科学,总是要多了解一些世事人情,才能从冰冷枯燥的数据分析中看出鲜活的历史和鲜活的生活状态。非常高兴能在韩老师的书里读到这么多好故事,以后我再看到“十里八村”这个朴素的词的时候,会觉得这个词是带着光环的了。

(整理/本报实习生 施美均)